

〔英〕温斯顿·丘吉尔著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第一卷

风云紧急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第 一 卷

风 云 紧 急

下部：晦暗不明的战争

第四分册

〔英〕温斯顿·丘吉尔著

吴 万 沈 译

张 白 荣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1974年·北京

第三十三章 海上的交锋

528

1940 年 4 月

查特菲尔德勋爵的引退——首相请我主持军事协调委员会——一个尴尬的安排——“威尔弗雷德”计划——奥斯陆——德国占领挪威——中立的悲剧——全部舰队在海上——“萤火虫”号——“声威”号和“沙恩霍斯特”号及“格奈森诺”号交战——本土舰队在卑尔根港外——英国潜艇的活动——沃伯顿-李的驱逐舰队在纳尔维克港——4月9日最高军事会议在伦敦开会——会议的结论——4月10日我给第一海务大臣的节略——英国人民的愤怒——4月11日议会中的辩论——“沃斯派特”号及其驱逐舰队消灭了纳尔维克港的德国驱逐舰——国王的来信。

在继续叙述以前，我应该先说明我的地位的变更，这事发生在 1940 年 4 月间。

查特菲尔德勋爵所担任的国防协调大臣这个职位，已经成了一个多余的累赘。3 日，他坦率地提出辞职，张伯伦先生接受了他的辞呈。4 日，唐宁街十号发表一个公告，说明这个职位不准备派

人接任,但正在进行安排,准备由海军大臣以资历最久的军务大臣的身份,主持军事协调委员会。于是,我从4月8日到15日便担任了会议主席,每天开会一次,有时甚至两次。这样,我担负了额外的责任,却没有进行有效指挥的权力。其他的军务大臣也是战时内阁的阁员,我在这些地位相同的人们中居于首席,但是却没有权力作出决定或
529 加以执行。我必须取得其他军务大臣和他们的专业长官的同意。于是,许多重要而有才干的人,对于现已开始的战争——真正的战争的迅速变化的局势,都有表示他们见解的权利和义务。

三军参谋长们在分别同与他有关的大臣讨论总的形势以后,每天聚集在一起开会。于是,他们各自作出显然极为重要的决定。关于这种情况,我是从对我毫无保留的第一海务大臣那里,或是从三军参谋长委员会发表的会议摘要或备忘录中了解的。如果我对于这些意见要提出问题时,我当然可以先在我的协调委员会提出,在这个会议中,三军参谋长们以个人的身份出席,各军务大臣往往携同他们参加,并支持他们的意见。会议上,大家滔滔不绝地发表了彬彬有礼的谈话,会议结

束时，由在场的秘书草拟一份措辞得体的报告，由海、陆、空三个部加以核对，以保证没有丝毫出入。这样，我们便达到了那种广阔的、愉快的崇高境界，在这种境界中，每一件事都是经过了全体协商，根据绝大部分人的常识，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而得到了解决。但是在我们现在就要经验到的一种战争中，情形截然不同。遗憾得很，我必须指出：实际的战斗，必须象是两个恶汉殴斗，一个恶汉使用一根木棍或一个铁锤，或其他更好的工具猛击另一个恶汉的鼻子。所有这种情形，都是令人遗憾的；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避免战争，为什么对每件事，都必须充分照顾到少数人的权利，忠实地记下不同的意见，以友好方式通过协议来加以解决的最好理由之一。

战时内阁的国防委员会几乎每天开会，讨论军事协调委员会的和参谋长委员会的各种报告；他们的结论或分歧的意见，又被提交给时常开会的内阁会议。一切问题都必须解释又解释；等到这个程序完成以后，整个局势往往早已发生了变化。海军部在战时，当然是一个作战司令部，在那里，对于要影响舰队的决议总是立即加以决定，只有

在遇到最严重的情况时，才向首相提出，而首相每次都支持我们的意见。如果遇到行动必须涉及其他军事部门时，这种程序就不可能充分适应形势的发展。然而，在挪威战役开始时，因为事件的特殊性质，海军部掌握了四分之三的行政事务。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不管我有什么权力，我对于我们现在面临的各种问题，都应该能够作出较好的决定或提出更好的解决办法。关于我即将描述的事件，它的影响非常猛烈，情况非常混乱，因此，我不久便看出只有首相的威权，才能够主持军事协调委员会。因此，在 15 日，我便请张伯伦先生担任主席，我们以后在挪威战役期间内的历次会议，几乎全由他来主持。他和我继续保持完全一致，他对于我所发表的意见，以他个人的最高权威加以支持。我在援救挪威已嫌太晚的时候，深深地卷进了为完成这个任务所作的愉快的努力。至于更换主席的问题，由首相在议会答复质询时，宣布如下：

我应海军大臣的请求，同意在协调委员会开会讨论与总的战争指挥有关的特别重要的事务时，亲自出任主席。

有关的各个方面立即表示忠诚和善意。然而首相和我却深切地感到我们的制度缺乏固定的形式,而在遇到出乎意外的事变发生时,尤其如此。虽然海军部在这个时期不可避免地成为主要的动力,但对于协调委员会这样一个组织,人们显然能够提出反对的理由,因为,其中一个军务大臣一方面要管理海军部的全部事务,并对海军的行动负有特别责任,而同时又企图协调其他军事部门的一切作战计划。这些困难,并没有因为首相亲自主持会议并做我的后盾而得到解决。但是尽管由于缺乏方法或管理不善而造成的一系列不幸事件几乎每天落在我们的身上,我仍然继续在这个不定形的、友好的、但却散漫的组织中任职。

*

*

*

4月5日,星期五的晚上,德国驻奥斯陆公使⁵³¹邀请了一些显要人物,包括政府成员在内,到公使馆观看电影。电影描述德国征服波兰的经过,而以德国轰炸华沙,恐怖场面达到高潮时结束。字幕映出:“对于这种结局,他们应该感谢他们的英、法朋友。”这次的集会就在沉默和忧郁的气氛中散场。但是挪威政府最关心的却是英国的活动。4

月8日早晨四时三十分到五时之间，四艘英国驱逐舰在通往纳尔维克港航道佛斯特峡湾的入口处，敷设我们的布雷区。早晨五时，伦敦广播了这个消息，五时三十分，英王陛下政府将一个照会提交挪威外交部长。在奥斯陆，这天早晨的时间都消磨在草拟对伦敦抗议中。但在当天下午稍晚时候，英国海军部通知挪威驻伦敦公使馆，在挪威沿海发现德国的战舰向北驶去，估计是前往纳尔维克。大约与此同时，挪威首都也收到了报告，据说一艘德国运输舰“里约热内卢”号在挪威南部沿海一带被波兰潜艇“奥泽尔”号击沉，大批的德国士兵由当地的渔民救起，据他们说是奉命前往卑尔根，帮助挪威保卫国家，抵抗英、法两国的入侵的。接踵而至的，还有更多的报告。德国已经攻入丹麦，但这个消息直到挪威本身被入侵以后才传到那里。因此，它没有接到正式的警告。丹麦进行了抵抗，但在少数忠诚的士兵被击毙以后，就很容易被德国所占领。

那天晚上，德国的战舰逼近奥斯陆。外围的炮台开炮轰击。挪威的防御力量，有一艘布雷艇“奥拉夫·特里格伐森”号和两艘扫雷艇。黎明以

后,两艘德国扫雷艇侵入峡湾口,让军队在海岸炮台附近登陆。其中一艘被“奥拉夫·特里格伐森”号击沉,但德国军队登陆成功,并夺取了炮台。而这艘勇敢的布雷艇在峡湾口挡住了两艘德国驱逐舰,并击伤了巡洋舰“埃姆登”号。一艘只装备一座大炮的挪威武装捕鲸船,并没有接到任何特别命令,亦立即参加作战,抵抗侵略者。它的炮被击成粉碎,舰长的双腿被炸断。他为了避免使他的⁵³²海员见了寒心起见,自己由甲板上滚入海中,慷慨就义。德国的主力舰队,在重巡洋舰“布吕歇尔”号统率下,这时已进入峡湾口,向奥斯卡斯堡要塞保护的海峡前进。挪威炮台开炮轰击,从岸上五百码远的地方发射的两个鱼雷准确地命中目标,“布吕歇尔”号迅速沉没,随船丧命的有德国派来的高级行政官员和秘密警察分遣队。其他的德国舰只,包括“吕佐夫”号在内,被迫撤退。受伤的“埃姆登”号没有再继续参加海战。可是奥斯陆最后不是被海上来的敌舰所攻陷,而是由于敌人使用运输军队的飞机和在峡湾登陆的方法加以占领的。

希特勒的计划,立即闪电似地全面展开。德

国军队分头袭击克里斯蒂安桑、斯塔万格和北面的卑尔根和特隆赫姆。

最大胆的袭击是在纳尔维克。一个星期以来，按照常规驶回纳尔维克港的德国矿石运输船，沿着挪威中立所掩护的走廊水域向北驶行，表面上似乎空无一物，其实都满载着供应品和军火。十艘德国驱逐舰各自载运两百名士兵，在“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的护卫下，几天以前离开了德国，在9日清早到达了纳尔维克。

两艘挪威战舰“诺格”号和“艾兹沃尔德”号停在峡湾中。它们准备作战到底。黎明时，它们发现有几艘驱逐舰高速度地向港内驶来，但在狂风暴雪下，起初不能断定它们是哪个国家的军舰。不久，一个德国军官乘了汽艇过来，要求“艾兹沃尔德”号投降。在接到该船司令官简短的答复“我进攻”以后，他立即退却了。但这艘军舰几乎立即被同时发射的一连串鱼雷炸毁，船员几乎全部罹难。同时，“诺格”号开炮轰击，但在几分钟以内，它也被鱼雷击中，立即沉没。

在这次勇敢的但毫无希望的抵抗中，两艘军舰上死亡的挪威水兵有二百八十七人，被救的不

及一百人。在这以后，纳尔维克便轻而易举地被占领。这是一个战略要点——但我们却永远不能利用了。

*

*

*

奇袭、残酷和准确，这些都是进攻无辜的和毫无防御的挪威时表现出来的特点。最初在各地登陆的部队，没有超过二千人的。所使用的军队有⁵³³七个师，主力部队在汉堡和不来梅登上军舰，后续部队则在什切青和但泽启航。用于进攻的共有三个师，另外四个师通过奥斯陆和特隆赫姆加以支援。作战飞机有八百架，运输飞机有二百五十到三百架，这是德国计划中最显著的和重要的特点。在四十八小时内，挪威所有的主要港口都落入于德国手中。

*

*

*

7日，星期日夜间，我们的侦察飞机报告，在头一天曾发现一个德国舰队，包括一艘战斗巡洋舰、两艘轻巡洋舰、十四艘驱逐舰和一艘可能是运输舰在内，驶过斯卡格拉克海峡口向纳兹驶去。我们在海军部的人，很难相信这个舰队会驶往纳尔维克。虽然哥本哈根传来的情报，说希特勒想

要占领那个港口，但海军参谋部认为德国的舰只也许会回到斯卡格拉克海峡。然而我们仍立即下令采取下述的行动：本土舰队，包括“罗德尼”号、“却敌”号、“英勇”号、两艘巡洋舰，和十艘驱逐舰在内，已经起航，在4月7日下午八时三十分，离开斯卡帕湾；第二巡洋舰分舰队包括两艘巡洋舰和十五艘驱逐舰，在同一天晚上十时，由罗赛斯出发。第一巡洋舰分舰队本来在罗赛斯装载部队准备在万一德国进攻挪威时去占领挪威港口的，奉命把士兵送回岸上，甚至把他们的军械留在舰上，尽快地驶往海上和舰队会合。巡洋舰“曙光”号和六艘驱逐舰，正也在克莱德湾担任类似的任务，奉命开往斯卡帕湾。这些果断的行动，都得到了总司令的同意。总之，所有可以使用的军舰都已奉命出动，所根据的假定是——但这点我们决不同意——一个重大的紧急状态已经发生。与此同时，在纳尔维克港口外，有四艘驱逐舰在战斗巡洋舰“声威”号、巡洋舰“伯明翰”号和八艘驱逐舰护卫之下，进行布雷工作。

战时内阁在星期一早晨开会时，我报告在佛斯特峡湾的水雷区已经在早晨四时三十分到五时

完全布置就绪。我也详细说明，我们的所有舰队已经驶往海上。但这时我们已经确定德国的海军主力显然正在驶往纳尔维克。在出发前去敷设“威尔弗雷德”水雷区的途中，我们有一艘驱逐舰⁵³⁴“萤火虫”号，因为晚上有一个水兵失足坠入海中，留在后面寻觅，以致和其余的舰只分散了。8日上午八时三十分，“萤火虫”号报告它正在佛斯特峡湾西南约一百五十哩地方同敌方一艘驱逐舰发生接触。接着不久，它又报告看见另一艘驱逐舰在它的前面，后来报告说，它正在和优势的敌方舰队作战。九时四十五分以后，它不再拍发电报了。从此以后，便也不再听到它的音讯。根据这个情况来估计，德国的舰队，除非被中途截留，否则可能在当天晚上大约十时到达纳尔维克。我们希望，它们会和“声威”号、“伯明翰”号以及它们的驱逐舰遭遇。因此，战斗也许不久即将发生。我说，“我们无法预言战争中的意外事件，但目前这种战斗必然不会在我们不利的条件下发生。”况且，总司令正率领着整个本土舰队由南方逼近战区。他现在大概到达了斯塔特兰对面的海域。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情况，都已经通知了他，他当然要保持沉

默。德国人也知道我们的舰队已驶往海上，因为我们曾收听到一艘在奥克尼群岛附近的德国潜艇，在我们舰队离开斯卡帕湾时发出了很长的电讯。同时，在阿伯丁港外向北移动的第二巡洋舰分舰队，亦报告它正被敌机尾随着，预料在中午前后必将遭到袭击。海军和皇家空军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使战斗机飞往作战地点。当时没有可以使用的航空母舰，但水上飞机正在活动。有些地方大雾迷漫，但相信北方的气候较好，并继续放晴。

战时内阁记下了我的发言，并请我将我们收到的关于德国舰队行动的情报，通知挪威海军当局。总而言之，大家认为希特勒的目的是纳尔维克。

4月9日，上午八时三十分，张伯伦先生召集我们参加战时内阁会议，讨论当时我们所知道的关于德国侵略挪威和丹麦的情况。战时内阁议定，我应授权本土舰队总司令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以肃清卑尔根和特隆赫姆的敌方军队，参谋长委员会应该开始进行军事远征的准备工作，以便收复上述两个地方，并占领纳尔维克。不过，这些远

征军必须在海军局势澄清以后才能出动。

535

*

*

*

战后我们从德国的记载中，获悉了“萤火虫”号的命运。在8日，星期一的清晨，它首先遇到了一艘敌方驱逐舰，然后又遇到了第二艘。于是，在白浪滔天的大海中，双方进行了一场追逐战，直到巡洋舰“希佩尔”号突然来到了现场。“希佩尔”号开炮时，“萤火虫”号退到烟幕后面。“希佩尔”号穿进烟幕向前逼进，不久在穿过烟幕时，发现英国驱逐舰正在它的附近，以最高的速度向它直冲过来。“希佩尔”号来不及躲避，于是，“萤火虫”号便撞在它敌手的万吨舰身上，将舰侧撞开了一个宽四十米的破口。接着，它在残破不全的状态下驶去，舰上已经燃烧起来，几分钟以后，便炸毁了。“希佩尔”号捞救了四十名水兵；它的勇敢的舰长正在被移往安全地点时，由于精疲力尽，从巡洋舰的甲板上翻身坠入海中，便失踪了。这样，“萤火虫”号的光亮便熄灭了，但它的舰长杰拉德·鲁普海军少校，身后被追赠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而这个事迹也将永远为人们所纪念。

当“萤火虫”号的电讯突然中断时，我们指望

诱使胆敢到这么远的海域展开活动的德国主要舰队进行战斗。星期一，我们在敌舰的两侧都集中了优势的舰队。根据有待扫荡的海域来估计，很有希望同它们接触，而一有接触，我们就必须对它们集中进攻。我们当时还不知道“希佩尔”号正在护送德国军队前往特隆赫姆。它在当晚进入特隆赫姆，但“萤火虫”号使这艘强大的军舰失去战斗力，达一个月之久。

“声威”号的惠特沃思海军中将一接到“萤火虫”号的电讯后，先向南方驶行，希望拦截敌人，但根据后来的情报和海军部的训令，他决定去防守纳尔维克港的入口处。9日，星期二，是一个风暴非常猛烈的日子，狂风怒号，暴风雪大作，海浪滔天。“声威”号在晨曦中，看见在佛斯特峡湾靠海方向约五十哩处，有两艘模糊的船影。这两艘是“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它们刚完成了护送远征军前往挪威的任务，但“声威”号当时只以为其中一艘是战斗巡洋舰。“声威”号先在一万
536 八千码处发炮轰击，不久即击中“格奈森诺”号，毁坏了它的主要的大炮控制设备，使它一时无法开炮。它的伴舰放出烟幕掩护了它，两艘军舰于是

转向北去,战斗变成了追逐。同时,“声威”号亦被命中两次,但损坏不大,接着它又第二次命中“格奈森诺”号,后来又击中了第三次。在巨浪澎湃的海中,“声威”号以全速向前追击,但不久也不得不减为二十浬。在断断续续的暴风雪和德国军舰的烟幕中间,双方的炮火已经没有多大的效力。“声威”号虽然竭尽一切力量要追赶德国军舰,但它们的影踪终于在北方消失了。

*

*

*

4月9日早晨,福布斯海军上将率领主力舰队列阵在卑尔根港口外。早晨六时二十分,他电询海军部关于驻守当地的德军实力的情报,因为他有意要派一队巡洋舰和驱逐舰,在莱顿海军中将指挥下,去进攻所能找到的任何德国军舰。海军部也有相同的想法,因此,在八时二十分拍给他下列的电讯:

制定计划,准备袭击在卑尔根港内的德国战舰和运输舰,而且,假定该港的防务仍在挪威人手中,则控制该港的入口处。如果你有足够的力量同时兼顾的话,对于特隆赫姆也应该准备类似的计划。

海军部核准了福布斯海军上将进攻卑尔根的